

全国夏粮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夏粮征购任务超额完成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全国亿万农民正满怀丰收喜悦心情向国家交夏粮。到七月十五日，已交夏粮一百九十三亿三千多万斤，超过征购任务百分之六。一。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分别超额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今年全国夏粮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八年。

国务院决定从今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统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再加价百分之五十。农民们本着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积极多卖余粮、好粮，支援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许多地方的粮食部门对职工进行了政策、业务和技术培训，合理摆布入库网点，改进征购粮接收办法，努力做到优质优价。

学懂法律 依法办事

江华院长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肃清极左路线流毒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只有学习法律，懂得法律，才能更好地执行法律”，这是参加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的会议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这次会议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七月十三日会议开始的时候讲了话。他指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七个重要法律，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法律的制订和公布，对司法工作是一次极大的推动，它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办事。而要依法办事，就必须学法，懂法。如果不学、不懂而去执法，那就必然要违法。江华同志强调，要学法、懂法、执法，必须端正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制订和公布的法律，使到会同志欢欣鼓舞。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学习和讨论法律的时候，情绪热烈，发言踊跃。有的同志说，我干法院工作快三十年了，现在看到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刑法和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实在令人高兴，我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了，对进一步搞好司法工作有信心，有劲头。有的同志说，新法律使我们三十年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成果，根据华国锋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精神，我们今后进行阶级斗争，对敌人实行专政，惩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都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再不需要也不应再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了。党和人民对我们司法工作要求更高、更严了。我们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有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和适用法律，我们司法战线的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学好，而且要组织全体司法干部都来学好。

到会同志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逐条、逐句认真学习、讨论新法律。会议还邀请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同志作了两次关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学习辅导报告，到会同志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都认真听讲，许多人还作了笔记。

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学习讨论中谈到，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破坏和影响，法制中许多正确的东西横遭批判。例如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被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以法抗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等等。司法战线上的许多同志因为忠实于法律，依法办事，被戴上各种帽子，遭到打击迫害。结果，有些同志就认为，法律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形式，在工作中只能依人不依法。大家说，现在，党中央拨乱反正，要求我们人民法院绝对地忠实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独立地进行审判工作。我们就努力学习，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精通业务，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大公无私、刚正不阿、大无畏的司法战士。

到会同志在学习中也就如何加强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我们的法律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制订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忠实于法律，就是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加强党委领导，主要是党委要监督法院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给法院选配懂得政策和法律、有工作能力、大公无私、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从组织上加强人民法院，保证法律的执行，支持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到会同志迫切希望各级党委能领导和保证他们依法办事，他们说：这是搞好司法工作的一个关键。

宁夏中卫县委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调整农业内部关系促进农林牧业发展

据新华社银川七月二十日电 新华社记者顾建鹏、梁振亮报道：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委在领导农业生产过程中，力求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不断调整农业内部构成的比例关系，促进了农、林、牧业全面发展。去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四旁”植树数量都创造新纪录，羊只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今年，各项生产又有新的进展，灌区十多万亩春小麦喜获丰收，春季造林面积达六千七百多亩，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七，羊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九。

中卫县北临我国著名的腾格里大沙漠，南接黄土高原，黄河由西向东横穿而过。境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面积是沙漠和干旱山区，灌区基本农田按全县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只有一亩。根据这种人多地少、风沙危害严重、干旱山区面积大的特点，多年来，县委比较重视农、林、牧业全面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总结了以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大家逐步认识到，农业、林业和牧业之间的生产联系和经济联系是十分密切

的。必须不断地地理地调整农、林、牧之间的关系，才能收到全面发展的实效，加快整个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认识提高后，中卫县委做了如下调整：一、因地制宜，调整不同地区的生产方针。今年，县委在全县性土壤普查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调整和重新明确了各地区的生产方针。对新垦灌区，县委明确要实行农、林、牧结合的方针，实行林、草、旱间作，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宜林的地方尽快植树造林，宜农的地方实行粮草轮作，逐步扩大粮食作物面积。

二、正确处理长远基本建设和当前生产的关系。县委认为，从长远利益出发，在一段时期内，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是也要从实际出发，如果不顾社员的生产，长期搞下去，就会影响当前生产和社员收益分配，引起社员分配和积累的比例失调，使群众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势必挫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三、调整机构，充实力量，落实新的生产技术措施。过去，这个县的农、林、牧由一个农林局统管，往往顾了抓粮食，丢了林业、牧业。今年年初，县委专门成立了林业

局、畜牧局，调配得力领导和干部，增加业务技术人员，使林业、牧业常年有人抓，对发展林业、牧业中的问题，能够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调查研究。畜牧局成立后，立即恢复了停办了几十年的草原工作站，着手抓草原的管理、保护和建设工作。林业局抓了重点公社的苗圃等工作，还成立了林业研究所。同时，县委增加了对林业、牧业的投资，仅今年上半年，用于造林、育苗的资金就达十一万元，比去年全年的费用增加了四倍多。

有了正确的方针和相应的措施，还必须要有政策的保证。今年以来，中卫县普遍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和超产奖励的办法，坚决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大大提高了劳动工效，在林业上再次重申了“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在房前屋后种树归社员个人所有”的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大家植树的积极性。现在，全县每户社员植树平均都在七、八十株，最多的户达二百多株。畜牧业是全县的薄弱环节，县委最近进一步完善了“羊只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对集体牧业中饲养好，管理好，产羔多的社员进行奖励，同时鼓励社员户养羊。

全有效，同时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上，引导大家联系这件事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教育干部执行党的政策要坚定不移，这下群众才安心了。

社员拍手叫好的政策不能变

抚州地区一些党委注意做细致思想工作，采取扎实措施稳定政策

我们在江西省抚州地区采访，临川县东馆公社的干部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场员抛售生猪的风波。五月初，这个公社食品站收购的生猪，突然由过去每天二十头增加到一百多头，一些小个儿的不该卖的也送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查，原来是有人散布谣言，说生猪提价是临时的，一个月后就要变回来。这场风波虽然经过宣传解释很快平息了，但是它给了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防“变”，是当前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前农村的情况是，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社员一是拍手叫好，二是怕长不了。怕“变”，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现实生活中确也有叫群

社员拍手叫好的政策不能变

抚州地区一些党委注意做细致思想工作，采取扎实措施稳定政策

众不放心的地方。不久前，临川县有个公社干部看到一户社员家里养了几十只鸭子，生怕出了“资本主义”，便提出要加以限制。南丰县有一名雇有病不能下田劳动的女社员，在家里养兔子，剪毛卖给土产公司，一年收入几百元，有的干部便认为为不合理，要把钱收归集体。象这样的事例虽然不多，而且一般也纠正了。但农民对过去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记忆犹新，不再看眼前的某些动向，犹能不看心政策要“变”呢？

现在，有些县、社党委已经认识到稳定政策、取信于民的重

要性，他们很注意做细致的思想和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

南城上唐公社东湖大队按照党的政策作出规定，社员超产奖励所得的油菜籽，可以榨油自食，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后来，有的干部认为这样便是搞“产品自由销售”，违背了“社会主义方向”，便擅自取消了原来的规定，把油菜籽收归队有。这一改不打紧，社员担心其他政策也会变。有的常年作业组为了防备粮食产量的责任制秋后变卦，偷偷多记工分。公社党委书记发现这件事后，来到这个大队，向群众宣布原来的规定这

全有效，同时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上，引导大家联系这件事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教育干部执行党的政策要坚定不移，这下群众才安心了。

为了搞高干部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许多地方的党委坚持搞好形势教育，有的县还采取办党校、轮训班等办法，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发展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把干部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这些也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值得推广。

新华社通讯员 李金怡
新华社记者 李沁源
黄其庄

志在革命 激流勇进

——记淮北煤炭基地会战指挥部机关职工子弟学校教师、曹荻秋同志的女儿曹晓兰的事迹

编者按：曹晓兰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是高干子女。她一直保持着革命家风，奋发向上，激流勇进，艰难险阻无所惧，压力再大压不垮。她象一颗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种子，不管撒到哪里，都能够扎根发芽，开花结实。她不愧是革命干部的好后代，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现阶段的最高利益，是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不可动摇的意志，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发展和保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象曹晓兰同志那样，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奋发有为，矢志革命，献身四化。

是啊，曹晓兰胸怀革命志，志在四方。她常说：“一个干部子女，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照顾的权利，只有继承父辈革命事业的义务。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就是对父母的背叛。”

“革命的道路靠自己走去，一个人的历史靠自己来写。”

那么，就请看曹晓兰是怎样坚持走革命的道路，写自己的历史吧！

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自幼就受到革命家风的熏陶。曹荻秋同志经常教育子女说：“你们不要因为自己是老干部的子女而有优越感。不能靠父母。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去干革命。”尤其可贵的是，曹荻秋同志身体力行，处处作子女的表率。他生活俭朴，经常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和全家

龄就入了团。一九六二年，晓兰高中毕业，她为了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大办农业”的号召，在报考的志愿栏里全部填上了农业院校。后来，学校党委决定选拔她报考军事院校，她又坚决地服从组织决定，报考了设在华北一个城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当时有人提出让她留在上海这样医学院大学，她回答说：“我不愿享受这样的特殊照顾”。就这样，她毅然离开上海，来到风沙弥漫的塞外。

在大学里，晓兰的上进心更强了。在学习上，她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由俄语改学英语的困难，在生活上保持和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当时，有些南方来的学生吃惯了大米饭，乍一吃高粱、莜麦面，觉得难以入口，纷纷写信要家里寄好吃的东西。可晓兰呢，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向家里要的唯一的东西，却是一些缝补衣服的碎布。她上小学时穿的一条线裤，已是补丁摞补丁了，依然穿在身上。学校里发军衣，同学们都按期交旧领新，可她多次把节省下来的新军衣交了上去。学校里发的津贴费，她从不乱花一文。

有一次，一位同学接到家里来信，说生活困难，急需用钱。晓兰立即不声不响地给那位同学家里寄去四十元。由于她处处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先人后己，助人为乐，被评为全院学习雷锋的标兵。一九六三年，刚满二十岁的曹晓兰，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对自己更是高标准、严要求。在“四清”时，她来到塞外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那里土壤瘠薄，加上连年干旱，社员缺乏口粮。在青黄不接时，她同社员一起吃榆树皮，还热情地为五户挑水、洗衣、拆被，并把节省下来的津贴费救济困难户，当地贫下中农把她看作贴心的亲闺女。

然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时也会象自然界一样，风云突变，使人猝然难防。

(下转第三版)

记者被誉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先进典型的黑龙江省克山县黎明大队采访，一再听到社员们称道这个大队的“元老”——孙浩亮和，信香夫妇。二十三年前，他们响应党的号召，从山东省来到北大荒开荒建村。黎明大队的创业史就是这对夫妇带领社员战胜艰难困苦的历史。

在北大荒干到底

一九六六年初，山东省莒县动员二百五十名青年参加垦荒队，到黑龙江北大荒。二十岁的预备党员孙浩亮首先报名参加。他母亲吴秀兰是老党员，战争年代的支前模范。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她就毫不犹豫地献出一切。大儿已经参了军，她又把小孙浩亮送去开荒。

二十岁的共青团员孙浩亮一心想去，只是她知道父亲舍不得。她只能悄悄报名。可是她的“秘密”到底让父亲发现了，他看到信香准备的行装，眼泪就哗地流了下来。信香说：“爹，你咋哩？我是去开荒，去革命呀！”爹说：“你妈死得早，下面弟妹小，你二叔和老弟都是老党员，信香说：“弟妹眼看长大了，你的身子骨还硬朗。让我去吧！”她给全家烧好饭，又担满了水缸，向亲人行个礼就大步踏上征途。

垦荒队来到黑龙江省克山县的第一移民新村，队员们大失所望。住的是临时搭起的窝棚，吃的是包米渣子土豆块，开荒又难又难。夜里，狼在村外雪地里嚎叫，新砌的炕一生火就烧着了。姑娘们哇地哭起来，哭声招来更凶恶的狼嚎。

团支部书记孙浩亮协助带队干部打狼一夜，信香安慰着伙伴，度过北大荒的第一夜。他俩觉得，这里的条件虽没有原先有人瞎吹的那样好，但比起旧社会老辈人闯关东时要强十倍了。

秋天，小麦丰收，吃上了白面，浩亮的妈妈来瞧儿子，她一眼看中勤劳刻苦的信香，在老人的鼓励下，两个青年结了婚，成为垦荒队的第一对夫妻。这时，山

他们是真正幸福的人

——记一对在北大荒创业的夫妻

东以及别处的移民越来越多，十一新村渐渐兴旺，公社化后改名卫星大队。

一九五八年，共产风、瞎指挥、高征购，逐渐破坏了卫星大队的经济。粮食大减产，队员们吃不饱饭，再加上风雪严寒，可怕的克山病也出现了，人心浮动，垦荒队员大批不告而别。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抛弃了党籍和国家干部的公职（他来此前是区委副书记），跑回了山东老家。接着，克山当地调来的支部副书记也跑回了老家。

浩亮向党组织反映了大队的情况，并表示了自己干到底的决心。从此浩亮担负起大队党支部书记工作，勇敢地挑起重担。

有共产党的地方，就不能让群众受穷

艰难莫过于一九六〇年冬和一九六一年春季。那时，明明粮食欠收，有一些上级领导人员硬说“放了卫星”。接着高征购就压了下来。一九六〇年卫星大队的粮食差不多全被当作“余粮”调走了，没有给社员留下口粮和马料。社员们利用打、晒、装车的机会，东一把西一捧抢出了一些，拿回去作点口粮。大家劝浩亮和信香也去“拣”一点。这一对老农实夫说：“我们是党员、团员、干部，不能拿。”

信香生了女儿妮莲，家里断粮，小两口吃大豆芽、玉米杆做的代食品维持生活。过春节，好吃的社员送他们十五张烙饼，三口人省着吃了五天。没有奶水，孩子发育不良。

社员们对记者谈起这段往事，心疼地说：“那一年差点把他们两口子饿死。咱浩

亮和信香为人就是正气、刚强。”

一九六五年，黑龙江省委的一位革命老干部来这里视察“四清”工作。他发现了“四清”工作队不好搞生产和社员生活，醉心于挑剔基层干部工作上的小毛病，硬碰什么“走资派”，心里很生气。他走家串户看望社员的生活，越看心情越沉重。他厉声问在场的干部：“这里有没有共产党？”这位老同志这时没有冲着“四清”工作队的人。孙浩亮这时还没有“下横”，他却站了出来：“我就是共产党员！”这位老干部痛心地说：“有共产党的地方，就不能让群众这样受穷！”正挨着整的浩亮诚恳地说：“我没有做好工作，我有责任。”

信香站立在人从后边，虽然她申请入党还未批下来，但也象丈夫一样，热血沸腾，脸膛通红。

“四清”结束时，信香入了党。支部扩大了，三个正式党员，四个预备党员。浩亮带领大家反复学习《愚公移山》等毛主席著作，讨论“有共产党的地方，就不能让群众这样受穷”这句震撼人的话。之后，卫星大队改名为黎明大队，党支部提出了庄严的誓言：“立下愚公志，苦战三五年，敢叫黎明换新天！”

苦战开始了。七个党员都走在群众前面，所有的干部都不拿补助工分，自觉带领群众苦干。清晨三点半钟（相当于北京四点一刻），浩亮就起床唤醒大家，社员们穿衣服，他已下地干起来。苦战改变了黎明大队面貌。地亩了，土肥了，粮食亩产一九六七跃过三百斤。社员每人平均收入一九七五年是五十九元，一九七八年上升到一百四十五元。三年中拆除了所有旧

房，全部社员住进了暖屋暖炕。

向农业现代化进军

树欲静而风不止。孙浩亮带领群众正干得欢腾时，林彪、“四人帮”煽动的“造反风”刮到了黎明大队。几个“造反派”要把浩亮当走资派来斗。社员们不答应，扎好的高帽子没能给浩亮戴上。“造反派”不甘心，到处贴大字报说浩亮有“十大罪状”。上级机关派人来详细调查，没找到任何“罪行”，却听到浩亮的许多公开而忘私的模范事迹。浩亮当上了克山县委委员、县委副书记。一九七八年又当上了嫩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孙浩亮在齐齐哈尔当了“官”。他这个习惯于早晨三、四点起床的大队干部，怎么也不适应地区机关的生活。“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更与他格格不入，使他苦恼。但是，有一弊必有一利。这使他经常有机会外出，正好开阔眼界，学习外地先进技术。

在齐齐哈尔郊区看到塑料薄膜做的阳光温室，他马上把这经验带回黎明大队，造成了成马光暖棚，使仔猪成活率与肉猪育肥率大提高，扭转了养猪亏本的局面。他与克山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交上朋友，虚心请教，学习科学种田，干年同黎明大队全部改用新式机械。军垦农场的机械耕作给浩亮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从此他成了机械迷，决心大搞农业机械化。

他不愿利用职权向国家伸手，为自己的大队要投资，要照顾。依靠大队集体力量办起养羊养蚕业，发展了黄芪、甜菜、萝卜、干籽的种植业，又办起了养殖场、酒厂、粉坊。这些工副业和多种经营带来大

宗收入，黎明大队平均每年买一台大型履带式拖拉机，年年购置大型配套农具。机械化程度逐年提高，产量和社员收入稳步上升。

“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不断来干扰破坏。有些人攻击浩亮“搞唯生产论”，“抓生产不抓路线”，说他把黎明大队搞成了“光耗籽子的典型”。孙浩亮公开声明：“我赞成那句话：不抓籽子的猫不是好猫，当农民就是要图个增产增收增贡献。”

江青鼓吹的“小靳庄经验”在黑龙江农村的破坏很大。检查工作不下地，进村先看戏，到处出现“村里锣鼓敲，地里长茅蒿”的景象。浩亮坚决顶住，和支委、队干部们讨论决定，黎明大队不学小靳庄。队里有三个“三八妇女小组”，四个姑娘掌握一部拖拉机正在耕作，上级要调她们去排演样板戏。浩亮说：“不去！要批评就我不放你们。”有两年时间，上级不再称赞黎明大队。先进单位“不先进”了。

浩亮并不图这个虚名。他一心放在农业生产上。去年，干脆辞了地区的职务专心生产，用自己的行动“带科学种田的头”。去年，全大队的主产作物小麦、大豆实现了全垦机械化。粮食单产高出全县平均水平一倍，卖给国家的小麦、大豆超过交售任务三九元，每人卖粮一千五百多斤。劳动日值二角，社员人均收入二百二十元，每个劳动力的工分收入达六百七十四元。今年的机械化程度更高，大队改组。五分之四的劳动力搞工业副业，只用不到五分之一的一劳动力——四十多个农工加六十个辅助工，种植八千一百多亩耕地。黎明大队成了走自己发展农业机械化道路的先驱者之一。

浩亮和信香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夫妻俩没有虚度青春，他们把宝贵的青年时代都贡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新华社记者 喻权域 任永达 谭佩全（本报有删节）

这样的青年应该管教

今年五月十九日，两位自美国与巴西回国的侨姐姊妹和分别三十多年的母亲等亲人团聚，在我市“前卫”饭店订了四桌酒席（酒席是提前一个星期预订的）。这天，当两位华侨及亲属在约定的时间——下午一时半来到饭店时，有一帮青年正在喝酒。服务人员请他们到外面去上饭，并解释说：“这房间已经包出去了，现在华侨已来了，我们要收拾一下。”话音刚落，为首的一个青年蛮不讲理地说：“华侨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崇拜媚外！”“我们现在没喝完，等你们下班关门了我们再走，你能怎样？”服务员再三劝说，这帮人就是不走，并大叫大嚷：“今天就是美国总统来了，我也走！”这个青年为什么如此霸道？原来他

的父亲是青岛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这位局长的儿子拍着桌子大喊：“几个假洋鬼子有什么了不起！”气得在场的华侨及亲属怒火直冒，几个服务员也毫无办法。饭店的同志只得报告市饮食公司和派出所，请来了四位民警同志劝说。但这位局长的儿子根本不理睬，毫不在乎地摆出一副架子说：“告诉你们，今天我抓进监狱，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出来！”围观的群众纷纷说：“我们国家不是有惩罚条例嘛，对这样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就应该罚到社会上这样的气愤地说：‘真没想过会碰上这样的事，太不象话了。我们到过许多地方，还没见到这样的’”他们饿着肚子等到五点多，不得不退掉酒席，扫兴而归。

山东青岛市 刘伟东

换了一个地方积压 我厂一台年产几千吨薄板的冷轧机购置五六年了，直到去年六月才被太原电钢厂调走。原说不到半年就要全部，并且同时收回全部备件，以减少我厂资金积压。但对方调走设备后，却老不结算。原因是，该厂厂房建好了，设备安装，建设项目的还定不下来，长期没投产。因此价值七十多万元备件费至今不给。结果是，在我厂积压多年的设备又到另一个地方去积压。

一九六二年，这台曾为我国生产出第一批高质量的特殊成份冷轧板，满足了国防上的急需的设备，被公司视如掌上明珠，车间门口还有卫兵把守。自从前几年有了好些的设备后，这台冷轧机也弃之不用了……

山西太钢四轧厂机动科 李四林

在风景区内不要开山采石

最近我因工作关系，去苏州灵岩山、天平山、华山、天池山、上方山等风景区实地考察。这一带地处太湖畔，环境优美，山明水秀，名胜古迹比比皆是，来往游人络绎不绝。可是在这些风景游览区内，当地社员群众正

救济款发得不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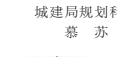
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铜矿峪矿，工人要求救济，必须经过多种手续，才能得到二三十元。而前次时候，二十多个副矿长、主任、区长、科长、书记、队长，不经过群众讨论，由党委几个主管人员商定后即款送到家里，少则四十元，多则七十元。有的人根本没有申请，办事人员硬把钱塞到手中。群众说：“升官发财”。

山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铜矿峪矿职工

在大规模地开山采石

在一座座好端端的峰峦开山采石。上方山山下留下的摩崖石刻“石湖”两字已经不见，天平山旧时皇帝行宫遗址处山峰只剩下半座，天平山山前出现的“峰窝”，严重地损坏了优美景色。对这种行为，有人还美其名曰“靠山吃山”，发展副业生产呢！

江苏苏州市 顾苏



来 信

这个井架还要不要

我们公社与里坦公社石疙塔井架地处有一个石油钻井队，大约是一年前在这里打井留下的，也不知道打完了没有，留下的井口管还在还有泥水冒出。可是这个井架已躺了几十米宽的大渠上成了不能走人的“桥”，这个井架上的小件已被人拆走，留下的只是弄不动的大件了。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要了，还占着农民的耕地？如此浪费国家财富，实在不能容忍。

河北省大城县 臧屯公社社员 高三女



老模范十次让房

（上接第一版）一九六六年，正当曹晓兰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全国，她也被卷进了激流的漩涡。她父亲先是被当作“走资派”批斗，接着江青又信口雌黄，诬陷曹秋同志是“叛徒”。

无章的株连，疯狂的迫害，也很快落到了晓兰身上，什么“修正主义的苗子”、“黑五类”、“叛徒的女儿”等帽子铺天盖地；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狂热鼓吹反动理论的大标语贴满了校园。骂骂的大字报贴到了她的座位上，有人还贴出大字报要开除她的党籍，连她的衣服和被子也被甩到楼下，不准她住在宿舍里……。打击来得那样凶猛突然，她感到万分愕然，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当时有一肚子话，可是向谁诉说呢？党组织冲垮了，父母离散了，有些同学被迫害到外地划清了界线。她含着眼泪拾起被开除的行李，住进一间落满灰尘的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她常常独自跑到空旷的野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沉思。

无情的打击，沉重的压力，不仅没有使晓兰沉下去，反而使她逐渐恢复了理智的思考：“为什么我们党的那些功绩卓著的老前辈和各级领导干部，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军阀’、‘土匪’、‘叛徒’、‘走资派’？真理究竟在谁手里？正义到底在那一边？父亲赤胆忠心干革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谣言重复一千遍，我也不相信。退一万步说，即使父亲有问题，难道就不准他的子女革命了吗？”她冷静地回顾了自已所走过的道路：“难道我响应党的号召，勤奋学习了吗？学雷锋助人为乐做了吗？我不愿享受优越的生活条件，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错了吗？不！这一切都没有错。既然过去走过的路没有错，我就要坚持走下去！”

一九六八年，推迟了两年的毕业分配开始了，同学们纷纷奔起工作岗位，而她却被视作“叛徒的女儿”，进了“学习班”，暂缓分配。尽管晓兰还是给分配小组写了报告，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她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直到今年年底，她才被分配到西藏去。为了早日进藏，在西宁，她不愿等候那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坐上的长途客车，就搭乘部队的运输卡车出发了。经过整整十四天的旅途颠簸，终于到达拉萨。她被分配到一个连队当战士。在连队里，她同男战士一样，苦练杀敌本领。有一次，部队练习爬山，她奋勇当先。严重的山病反应，使她气喘、心跳，但她坚持不拔，终于一步步地爬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巅，受到连队领导和战友们的赞扬。

高原上的空气是稀薄的。但当时的政治空气更令人感到窒息。半年以后，正当晓兰在连队刻苦锻炼时，一个新的打击又降临到她头上：立即回家归队！当时，她的父母都被严密隔离审查，早已无法回队了。她要求留在西藏建设边疆，得到的回答是：不行。那么要回她四川的家，行不行？也不行！怎么办呢？她只好跑到四川雅安，去找在部队里担任机要参谋的未婚夫张国华商量。他是她的同班同学，一个朴实的农民的儿子，在她受迫害最艰苦的日子里，他曾为她愤愤不平，经常前来劝慰她，在患难之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此刻，不找她商量又找谁呢？一路上，晓兰思潮如涌，悲愤交集：“偌大的祖国，难道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吗？”

那知道，到达雅安，迎头又是一个沉重打击：不准她未婚夫结婚入党的门。这里的领导人是对她的未婚夫说：“摆在你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是同曹晓兰一刀两断；二是如果不同曹晓兰一刀两断，就立即退伍回家。”张国华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不能兑现？为了表示对当时那种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愤怒抗议，张国华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同晓兰

志在革命 激流勇进

一起回老家当社员。晓兰激动地说：“到农村我心甘情愿，当社员同样能为革命作贡献。有人不准我革命，我偏要革命！只是连累了，我心里不安……”于是这对青年人回到淮北临泉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当了社员。人们常说曹晓兰是“三大”干部的女儿，大城市姑娘，大学毕业生，可是，她一到农村，抱起磨棍就推磨，拎起水桶就挑水，钻进锅屋就烧火做饭，喜得公婆合不拢嘴，邻左舍都夸奖张家有了一位好媳妇。

一九七〇年春，国家统一安排复员军人参加工业建设。曹晓兰依依告别了乡邻，同爱人一起来到淮北煤炭基地成组指挥部，投入开发淮北煤田的新战斗。九年来，晓兰的工作岗位多次变动，当过工人，做过教师，也在机关里工作过。她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她常说：“党需要我在哪里，那里就是我的岗位，我就要在那里好好工作。”头两年，她在一个工程的机修厂当车工，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厂里生产瘫痪。晓兰依然每天按时上下班，工人们都说：“只要听到机器响，就知道曹晓兰在干活。”一九七二年，她被调到这个工程的子弟学校当教师，又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被选为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后来，由于她遇事敢于坚持原则，她犯了个别权势人物，以“改造”为名，撤掉了她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然而，晓兰却坚定地认为：“你们可以撤掉我的职务，但撤不了我干革命的决心。”打那以后，她更加勤奋地工作，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心血倾注在教育学生上。业余时间，她忙于备课、家访、探病人……。大伙都夸她是闲不住的人！

一九七七年六月，曹晓兰被调到指挥部机关，负责筹建子弟学校。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可是，她二话没说，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经过她和同志们的辛勤努力，很快就将学校筹办好了。她既忙于学校的领导工作，又亲自教课，还兼任了机关夜校的教师。有一次，她不幸被汽车撞伤，住进了医院。伤还未痊愈，她又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了。今年三月底，她到淮北市去开会，散会那天傍晚，大雨如注，为了第二天按时到校上课，她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冒雨跑到四里之外的火车站赶乘最后一班车。当晚上赶到家里时，爱人看她淋成了水人，嘴唇冻得发紫，既感动，又心疼。

曹晓兰对工作高度负责，在生活上却十分艰苦朴素。有一次，领导上看到她住房较挤，要她搬进三间一套的房子里去，她婉言谢绝了。去年十一月，学校里新调来一位女教师，这个女教师听说学校的负责人是曹秋同志的女儿，又是上海人，她说：“我过去遇到过一些高干子女，她们讲究穿戴，目中无人。这人大概也一定穿着笔挺的衣服，留着新式发型……。”第二天，这位女教师到办公室办公大楼外等候，正准备下楼到学校报到时，迎面碰到一位身穿褪色的旧军衣的年青女同志，满面笑容，走上前来，亲切地拉着她的手说：“你是王老师吧？欢迎你！”那股亲热劲儿，就象久别重逢的亲姊妹。当这位女教师知道她就是曹晓兰时，一股敬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曹晓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需要多少象曹晓兰这样的年轻人去描绘啊！我们深信，在新的长征途中，曹晓兰一定会不断地在自己的历史写上感人的新篇章，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有千千万万年青象曹晓兰那样，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上，和曹晓兰并肩前进！

《安徽日报》通讯员 徐文东 安徽广播电视台记者 邹传清 《安徽日报》记者 吴伟 陆锡鹏（原载七月十五日《安徽日报》）

在机关、团体、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积极支持下

北京上海中小学生暑假生活丰富多采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十九日电 今天，北京市二十万中小學生开始过暑假。市有关部门、学校和社会各方面，为他们安排了丰富多采的假期活动。

北京市教育局、团市委、市体委、市科协等单位和一些少年宫、学校，在各行各业支持下，将为中小學生组织各种类型的暑期夏令营。孩子们将在夏令营里参加军体活动、游戏、学科学等活动。一些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站，将为中小學生组织文

艺、体育、科技等训练班，还计划邀请英雄模范和作家与少年儿童见面、作报告。许多学校安排了“暑期学生乐园”。市、区、教育部门 and 共青团组织等还将通过各种方式，向学生们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教育，继续开展学雷锋、树新风，做新长征的突击手或小尖兵的活动，还要组织他们参加为人民做好事的活动，以及向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英雄学习的活动等。

北京市新华书店今年假期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采的少年儿童读物。这些读物的种类和数量将比去年增加一倍。

在暑假期间，全市各公园将免费接待十人以上有组织的中小學生。许多电影院、剧场将组织儿童专场，减价优待儿童。一些文艺团体还准备了为孩子们演出的专题节目。各个城区的文化馆和市区、区的体育部门，为中小學生组织露天电影、朗诵会、故事会和游泳、球类等体育比赛。

上海市中小學生航海夏令营全体营员，登上一艘大型登陆艇，从黄浦江出发前往浙江省的舟山岛。今年暑假期间，共青团上海市委、市教育局、市体委、市科协和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将举办上海市“三好”学生夏令营、“三好”少先队员和优秀辅导员夏令营、生物夏令营、科技夏令营、电子夏令营和天文夏令营等。

有些区的街道还将为孩子们举办“纳凉晚会”、“西瓜晚会”和故事会等活动。

暑假期间，上海各游泳池、体育场都为學生开放专场。全市各电影院每天都为學生举办一次专场，放映青少年们喜爱的纪录片、故事片和科教片。团市委、市教育局等单位组织的“新长征读书活动”和“红领巾读书活动”，暑假期间将举行演讲比赛、书评活动和读书辅导讲座。全市各区的少年科技站也要举办中學生数理化学讲座，开展电子技术、航空、航海等多种形式的科技活动。

今年暑假，上海不仅为中小學生安排了丰富多采的暑假生活，而且为教师创造了良好的休假条件。上海市教育工会邀请了二千余名先进教育工作者到莫干山和无锡、杭州等地短期旅游和休养。有些区、县教育局也将举办教师的暑假休息站。暑假期间，市教育工会还将举办教学业务讲座，组织教师参观工厂、农村。在假期结束前，还将举办一次全市教育工作者联欢会，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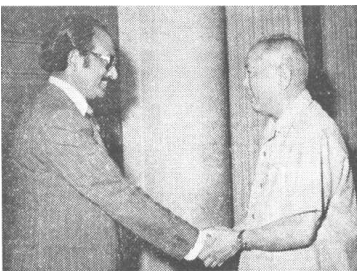
李先念副总理

会见孟加拉国商业部长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孟加拉国商业部长穆哈默德·赛福尔·拉赫曼和夫人一行。

在友好的谈话中，李先念副总理同拉赫曼部长就发展中孟两国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形势交换了看法。

外贸部长李强，孟加拉国驻华大使莫明等参加了会见。



李先念副总理七月二十日会见了孟加拉国商业部长穆哈默德·赛福尔·拉赫曼。

新华社记者摄

为了国际飞行的便利和安全

我国准备陆续开放过境国际航线和备降机场

新华社香港七月十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从中国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接获消息说，中国民航在发展国内航空运输的同时，正在积极发展国际航空运输。为了对国际飞行的便利和安全作出贡献，“中国准备陆续开放过境国际航线和备降机场”。

射言同志说，目前各国正在经历着能源危机，

石油也在涨价，这给各国航空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困难。为了国际飞行尽量缩短飞行时间和节约燃油，同时为旅客提供方便和安全，“中国已经决定开放从香港飞广州、昆明、临沧至中甸边境的过境国际航线，同时开放广州白云机场为飞来香港的各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备降机场”。

当记者问及台湾的民航飞机是否也可使用该航线和白云机场时，射言同志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既然外国航空公司可以使用该航线和白云机场，为什么我们的同胞不能使用呢？他说，如果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申请使用香港飞经广州、昆明至中甸边境的航线和广州白云机场备降，我想当然会得到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名词解释

物证 对案件的真实情况有证明作用的物品和痕迹，叫做物证。某一个物品成了案件的物证，是因为它的存在、所处的位置和自己的形状、特性、特殊标志等外部特征，能够反映一定的案情，可以根据它来证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例如在盗窃现场，发现了门框上有撬压痕迹，室内有一把来历不明的小刀，用这把小刀撬压形成的痕迹，正与门框上的痕迹重合，门框上的痕迹和小刀都是这个案件的物证。物证都是客观的，只要查清它的特征，把握了它同案件的联系，就能用来证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但是，物证是可以伪造的，时间久了还可能发生变化，收取的方法不当，也可能使它遭到破坏，不能正确反映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所以，对于物证，不仅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提取，也要认真审查，细致地分析研究。

证人 证人证言 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作证的要求，向它们陈述自己知道的案件情况的人，叫做证人。证人将知道的案件情况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叫做证人证言。证人必须如实地陈述案件情况。如果故意作虚假证明，就是犯罪行为，要负法律责任。证人证言除了故意说假话的以外，也可能因证人没有看清，听得不准，记忆模糊，表达不清，而没有正确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因此，一定要审查核实以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程荣斌 陈一云 孔庆云
(未完待续)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恢复内蒙古自治区一九六九年七月前的原有行政区划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不久前发出了关于恢复内蒙古自治区原行政区划的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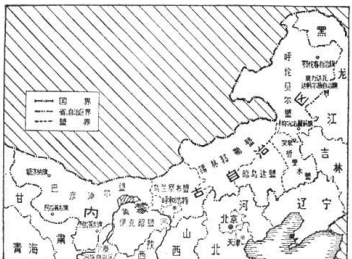
通知说，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国防建设，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内蒙古自治区一九六九年七月前的原有行政区划。

通知指出，将原来划属辽宁省的昭乌达盟，吉林省的哲里木盟和科尔沁右翼前旗、突泉县，黑龙江省的呼伦贝尔盟和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甘肃省的额济纳旗、阿拉善右旗，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从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通知中，对内蒙古自治区恢复原行政区划后，在工矿企业建设上，如何注意照顾历史形成的协作关系和物资供应渠道，实行经济管理的原则，以及关于党、政、财、文等工作的具体交接事项，等等，都分别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通知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和有关省（区）、部队的党委，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罪行，要普遍深入地进行的民族政策教育，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切实搞好战备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边疆。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示意图。 朱育莲绘 新华社发



岂容罪犯逃脱法网

——上海市公安人员破案事迹片断

智擒恐吓敲诈犯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傍晚，上海已沉浸在一片朦胧的暮色之中。这时，一位身材修长的姑娘，搀着一位手提包的老妇人，宛如一对母女，缓步来到上海跳水池大门前，在一棵梧桐树下站住了。春天的黄昏，周围一片静寂，她们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过去了，她俩依然伫立在树下。

七点四十五分，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在离她俩三四十米的马路边悄悄停住了。骑车人架一副黄眼镜，帽檐压压眉梢，身不离车，脚不离蹬，低垂着头，压紧了嗓子问：

“阿（可）是姓徐的？”

姑娘闻声，忙趋前一步，轻声回答：

“是咯！”

“东西带来啦？”

“带来了！不过，（依）留一个地址。”姑娘平静地说。

骑车人两眼往左右一扫，立即用一种显得粗鲁而又略带惊慌的低音说：

“东西拿来！”

这时，姑娘的右手已机灵地抓住了来人的自行车把，继续说：

“东西会给你！依不要走，还是留个地址吧！”

骑车人正要说些什么，只听得“咔嚓”一声，他的双臂已被从后面伸来的两只铁钳般的大手反剪到背后，铮亮的手铐戴上了他的手腕！

这不是惊险小说中虚构的一个片断。它是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公安干警智擒恐吓敲诈犯的真实情景。

姑娘是徐汇分局天平路派出所的副所长陆玲。她的丈夫姓徐，家住建国西路。她在上个星期内接连收到三封恐吓敲诈信。

三月二十二日，老妇人接到一封匿名信，声称：“你们八个人是从各地来的，每人向你借借六百元……从你收到此信开始，我们开始监视你们的行动，如果你们来取钱的人发生任何差错，我们一定炸掉你们的全家！”

对于这种无视社会主义法制、写匿名恐吓信敲诈勒索他人合法财产的犯罪行为，岂能容其得逞！徐汇分局刑侦队和天平路派出所民警、里弄干部一起，部署了擒捉罪犯的方案。

罪犯很狡猾。三天过去了，不见有人来取钱。

第四天，却来了第二封恐吓信，通知老妇人：“钱今晚九点送到哈尔滨食品厂门口，有人来取……”

然而，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狡诈的“借款人”还是不露面。

三月二十八日，老妇人收到了第三封同样笔迹的信。信中说：“今晚七点半，必须将钱送到上海跳水池门口，不来的后果你们自己考虑！”

当然，要考虑“后果”的不是别人，而应该是那个罪犯。写信人叫胡一。他使用恐吓、威胁手段，敲诈勒索他人钱财，已构成犯罪。他被依法逮捕了。

这是上海市公安干警为捍卫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合法财产，与小撮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事迹之一。

追捕冒牌“房管员”

犯罪分子总是妄图逃脱人民的法网。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伪装身份，伪造作案现场，毁灭犯罪痕迹，制造种种假象。但是这一切，又怎能逃脱公安干警的眼睛！

去年四、五月间，上海徐汇区和静安区相继出现了一个冒牌的“房屋管理员”。他以这个“身份”作掩护，在短短一个月内在作案四起。他专门寻找一些居住在大楼顶层的、无抵抗力的单身老人，作为袭击的对象；作案时戴了手套，不留痕迹；抢劫完了银行存折，立刻兑换现钞。

“一定要把这个冒牌‘房管员’抓到！”公安干警们下了这个决心。

侦破组对这个罪犯的活动开始了夜以继日的侦查。经过仔细踏勘现场，他们准确地断定是同一个罪犯的连续作案。负责控制赃场场所的同志，又从被劫走的一件件赃物方面，寻找有助于破案的线索。其中一架上海牌二零二型照相机，被害人说不出明显的特征。几经辗转，侦察员终于从被害人一个远在黑龙江工作的儿子那里，了解到这架照相机几年前曾在上海一家商店修理过，但已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侦察员来到这家商店，翻阅了厚达尺许的四年来的存根，终于查出了那张一九七三年的修理单存根，从而掌握了这架照相机的特征。

去年五月十七日，南京西路上的华新日用品调剂商店里人头攒动。有两个男青年匆匆来到营业员兼治保委员老钱面前，要求“寄售”照相机。老钱按了仔细一看，呵！正是公安局要求控制的那一架！罪犯自投罗网了，不可能惊动了！老钱故意提高估价，把这两个不速之客稳住；同时向另一位营业员发出暗号。即刻，全店布下了罗网。当公安人员出其不意地站在两个“顾客”面前时，其中一个家伙的头垂下了！他就是恶贯满盈的冒牌“房管员”，名叫陈云海，一个罪行累累的抢劫犯凶犯。

依靠群众破疑案

“我们并不认为自己高明。哪一个案件的侦破离得开群众的支持？”许多公安侦察员都这么说。

“我们是手掌上的几个手指头，而群众是大拇指，捏起来，就形成一个威力无比的拳头！”一位侦察员用这样的比喻，形容公安干警与人民群众协同作战的关系。

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上海太原路上一位八十岁老人的家遭到抢劫。两名罪犯冒充她女儿的“同事”，闯进了她的家，抢走了手表、收音机、现金和存折

等。

罪犯真够狡猾，吸刺的烟蒂、作案用的手套，丢弃在痰盂中；喝茶时，特意掏出白手绢包住茶杯。

这些，给破案增加了复杂性。

侦破组同志在案发地点周围，访问了九十多户人家，与三百多位居民谈了话，从七十多岁的老人到十一、二岁的儿童，一个个请他们提供线索。

一位打扫里弄卫生的女工回忆：这天清晨七点多钟，两个皮肤黑黝黝的男人，曾经向她打听过被害人的女儿住在弄里哪一号。

一位退休老人反映：这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有两个黑皮肤的男人，提着旅行袋走进了被害人的家。

根据这两个极有价值的线索，侦破组分析，罪犯行动是有预谋的。他们清晨先跑来窥探方向，到近中午才下手。罪犯叫得出被害人名，但不知她的确切住址，这表明罪犯与被害人女儿方面有某种联系，但不是直接的。两人的皮肤都比较黑，又很可能是从外地农村潜来上海作案的。最后，从罪犯用手帕包住茶杯喝茶看，表明是惯犯。

群众提供的情况，帮助侦察员明确了侦破方向，确定了侦查的重点对象。

经过六天六夜深追细查，罪犯分别在江苏、安徽和上海崇明岛上被抓住了。不出侦察员们所料，闯进太原路那位被害人家的，是被害人名女儿的内侄郭天明的两个同伙李耀德、王恩富。

郭天明是个惯犯，是他垂涎姑母家中的钱财，伙同李、王两犯作案；也是他为李、王两犯提供了姑母家的地址，画了姑母住宅草图。郭犯曾给李、王两犯打气：“你们放心！这个案子，公安局无论如何不会查到你们两个。即使查到我跟郭天明，我在安徽农场，又没去上海。这案子，公安局永远破不了！”

郭天明一伙自以为得计，结局与他们的愿望正相反，这三个罪犯仍然逃脱不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公安干警的手掌。

在刑事犯罪分子面前，祖国大地上何处不是罗网！

新华社记者 陈毛弟

联合国讨论印支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开幕

瓦尔德海姆致开幕词 五十多个国家代表团参加会议

新华社日内瓦七月二十日电 联合国讨论印支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于二十日上午在日内瓦万国宫开幕。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主持了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那些被扔到海上到处漂泊或者淹死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幽灵，以及那些在陆上的被抛弃在饥饿和失望中的人们，

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曾经过到这个地区，也看了那里的难民，我对这些人的绝望神情表示我个人的深切的痛苦和忧虑。”

瓦尔德海姆继续说：“在过去的四年中，在印度支那有一百多万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其中的半数寻求在东南亚邻国避难，目前有三十五万多人仍

然留在东盟国家和香港。最近几个月来新的难民和无可回归的人正在急剧地增加”。他说，人们都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有其政治根源”，“如同别的难民的情况一样，这一问题来源于深刻的政治和历史的

原因”。他宣布会议议程是：避难、海上救援、平安和有秩序地撤离、重新定居以及有关难

民中心、实现持久解决等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保罗·哈特林和一些国家的代表在上午的会上发言了。这次会议是在越南难近百万难民引起世界公愤后，由英国首相

帮助泰国救济难民

江萨总理接受我红十字会赠款

新华社曼谷七月二十日电 泰国总理江萨今天在总理府接受了由中国红十字会帮助泰国救济难民的赠款人民币二十万

元。江萨说：“泰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团体所做的救济工作，正是泰国政府、泰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团体所做的救济工作。江萨说：“泰国红十字会在泰国政府的帮助下，正竭尽全力做好救济工作。但是，重要的事情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难民）问题。”

中国红十字会七月十六日致泰国红十字会的电报说：“由于越南当局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边境地区遣返数十万难民出境，给东南亚国家造成极大困难。泰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收容了二十万难民，从而给泰国经济上增加了很大的负担。”电报说：“中国红十字会十分同情印支难民的悲惨遭遇，特此捐赠现款人民币二十万元，供贵会救济难民之用。”

秀蒲拉西说越南侵略扩张是难民问题根源

新华社日内瓦七月十九日电 民主柬埔寨常驻联合国代表秀蒲拉西十九日在日内瓦说，越南当局对印支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开前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出，“目前的难民问题已经到了严重威胁国家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稳定及其安全的紧要阶段。”他还说：“民主柬埔寨政府赞同许多国家政府的观点，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政府的

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去很好地判定问题的深刻原因和采取措施以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他强调指出，难民问题与越南的侵略扩张政策分不开，特别是与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分不开。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呼吁各国政府制止越南当局的难民政策。他要求越南当局“停止对柬埔寨人民的大屠杀，撤出他们在柬埔寨的所有侵略军，以便使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和结束他们极端的苦难生活”。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七月十八日电 为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利，目前南斯拉夫全国正积极贯彻铁托主席关于加强集体领导的倡议。

这一倡议是按照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和经验在南斯拉夫去年召开的工会八大上提出的。铁托建议：全国从区到联邦的所有党政机构、自治机构、代表团制议会以及各社会政治组织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彻底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以充分发扬社会主义自治民主，防止某些个人或一小撮官僚的官僚主义专横和独断专横。

为了贯彻这一倡议，半年多来，南斯拉夫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已经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联邦主席团和共盟主席团不久前更换了人选，减少了同时在这两个机构中兼职的情况。同时，共盟中央主席团设立了执行主席一职，任期一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防止官僚主义专横

南斯拉夫积极贯彻加强集体领导的原则

年，负责主持主席团的日常工作。执行主席由各委员轮流担任。主席团集体工作，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各委员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平等，他们对主席团的决定负有同等责任。主席团各委员个人无权以主席团名义作出任何决定，一切决定都要由主席团会议作出。南斯拉夫主席团也改为一年任期，由共和国、自治省的当选委员轮流担任，副主席和书记处将予取消。

南共盟中央不久以前召开了全会，专门讨论了这一倡议。中央主席团也就此做出了专门决议。决议指出，实行集体领导和一年任期的制度使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直接选出的代表对决定国家事务施加直接影响，做到政治社会化，而不是按照官员级别的逻辑，由领导人

独断做出决定，决议要求各级党、政、自治机构和社会主义政治组织贯彻铁托同志这一倡议，到年底前要把集体领导班子和有关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为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共盟主席团已向联邦社会制度问题委员会、联邦议会宪法问题委员会等有关机构提出建议，对联邦宪法和共和国宪法有关条款有必要修改。共盟也将对党章和工作条例进行必要修改。

铁托同志提出的关于加强集体领导的这一倡议及其实施得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全体盟员、全国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构、议会、自治机构以及各社会政治组织的坚决支持。人们认为，这种干部能上能下的轮换制度能培养干部、造就人才的好办法，也是防止官僚主义权力垄断的有效武器。

王震副总理会见日本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今天上午会见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向隆隆教授一行四人，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东京大学是日本最高学府。这个大学同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关系密切。向隆隆教授曾多次访问我国，为促进日中双方的科学技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许德珩副委员长会见日本朋友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小国馆长松原贺夫为团长的日本出版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

会见上沃尔特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小学馆馆长松原贺夫为团长的日本出版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

会见上沃尔特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小学馆馆长松原贺夫为团长的日本出版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

会见上沃尔特友好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今天下午会见了以小学馆馆长松原贺夫为团长的日本出版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

贝尔格莱德同北京相距近一万里，不能说不远。有趣的是，在这迢迢万里之外的贝尔格莱德，蔬菜品种同北京居然相差无几，似乎除菌香、韭菜以外什么都有。西红柿、黄瓜自不必说，连扁豆、芹菜、西葫芦等，也应有尽有。这里

蔬菜比较方便，而且菜也新鲜，也没有连皮带土的。象大葱、青蒜等不但洗得干干净净，还几棵或十来棵捆成不同的捆，方便顾客选购。贝尔格莱德的市一百多万人口所消费的蔬菜是些什么组织供应的呢？原来百分之九十来自个体农民，百分之十是社会所有制的农工联合企业的农民。农民把自己私有土地上生产的各种蔬菜运到贝尔格莱德的菜市场，自由地、直接地出售。菜市场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我们概念中的自由市场？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前往菜市场参观、访问。

在高层住宅林立的新贝尔格莱德，一片从外表看来有点类似古城堡的建筑物，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场。里边有各种商店：从家具、服装、百货到各种日用杂品商店。这个建筑物的一角，是一个菜市场。走进菜市场，人熙熙攘攘，别有一番景象。高大的建筑里，许多售货台排成一行，形成一条“菜的胡同”。顾客们穿行在“胡同”中，从两旁的售货台选购自己所需要的蔬菜、水果、蛋品、肉、奶制品等。长方形的售货台一律都是两平方米大，高矮同桌子差不多，排列起来整整齐齐。一些售货台上悬挂着商品的牌号，这是社会所有制的农工联合企业的售货台。菜市场商品中，顾客也多，公共企业为了多销，是不会放弃这个场地的。

蔬菜市场的经理介绍说，这个菜市场的总面积共五千平方米。售货台占地二千五百平方米，供人租用，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公共企业租用的。另外的二千五百平方米是仓库和商店。菜市场两旁的房子都是公共的饭店和自动售货商店。家庭主妇可以在这买到各种食品，从酒、肉、罐食品到面包、点心。然后，走出商店就进了菜市场，选购蔬菜十分便捷。

来这买菜来的农民需要什么手续？纳税与否？由经理回答说，农民只要持有本人是生产者的证明，就可以来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这是为了反对投机商人。此外，租用售货台需要出租金，其他就什么费用都没有了。任何顾客都不要缴。售货台每平方米收费十五南斯拉夫货币金。可以问小贩。

菜市场巡礼

本报记者 迎秀

肉奶制品的价格比蔬菜高，而是因为肉奶制品容易把售货台弄脏，刷洗起来要费功夫。他告诉我们，菜市场共四十个工作人员，除经理、维修工和会计等外，七个人，即一半是清洁工。菜市场还有这些方便农民的措施，如果农民带来的东西没有卖完，可以存放在菜市场的仓库，第二天取出来再卖，当然要付些费用。此外，市场备有出租用的秤，农民可以租用。只付一点象征性的，很少的租金。那么商品的价格怎样？由谁来制定和管理呢？回答是：出售者根据市场需求自己定价，无人干涉。实际的情况是，公共商店的价格比南商贵，私人商店的价格围绕着他上下摆动。当然，刚上市时的蔬菜和水果可能贵一点，但是价钱太贵了是卖不出去的。我们仔细观察了一下。就以刚上市的水又义又大的青辣椒来说，公共商店卖两南斯拉夫一个，私有农民则分大小中三类，大的卖三南斯拉夫一个，小的卖一南斯拉夫，中等的同公共商店价格相同。又如这里人离不开的土豆，私人的价格比公共的稍高，但确实比新鲜、比较干净，真正是“一分钱，一分货”。另外有些商品，象西红柿、公共商店长年供应，私人则由于缺少贩运设备，只在夏季才有产品出售。市场管理的经理说：个体农民同公共企业的产品，在数量和品质上互有补充，淡季主要由公共企业供应。西红柿的情况，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方针是努力扩大社会所有制的蔬菜和水果。但由于生产蔬菜比较费工，搞现代化的农业生产需要大量投资，所以只能逐步前进。

贝尔格莱德的菜市场既不同于我们城市里的菜市场，也跟我们的自由市场不一样。它是一个公共商店起主导作用、公共并列、互相补充又互相竞争的一种独特的市场。贝尔格莱德有二十个这样的菜市场，最大的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小市场（相当于我们的街道）办的小型市场，大约二十来个。

根据市场管理处的同志介绍，我们离开新贝尔格莱德这个室内菜市场，来到最古老的、也是最大的菜市场。据说这个集市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这里也是由两万平方米的一个售货台排列成行组成的，不同的只是露天，售货台边上有了棚子。市场规模较大，有连在一起的三两个商场。售货台市场周围是大大小小

撒切尔夫人倡议召开的。

东盟五国外长会议、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以及许多国家也积极支持召开这次会议。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会议。

会议开幕之前有大约一百名来自欧洲国家的印支难民在万国宫前举行游行，抗议越南当局驱赶难民的暴行。一个难民告诉记者说：“仅仅救援措施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难民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

这是尼加拉瓜人民反抗独裁斗争的伟大胜利，也是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暴政的共同胜利。尼加拉瓜全国，特别是桑地诺游击队控制的广大地区，人民兴高采烈，热烈庆祝。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政界人士，也对索摩查家族统治“最后堡垒的覆灭”感到欢欣鼓舞。

索摩查的垮台，标志着尼加拉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各反独裁组织代表组成的、并得到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承认和支持的尼加拉瓜临时政府曾宣布，尼加拉瓜新政府将执行一项“加强尼加拉瓜的主权和自决权，恢复经济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复兴计划；新政府将执行与任何人结盟的政策，不参加任何国际集团。拉丁美洲和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希望尼加拉瓜尽快结束流血冲突，出现一个稳定的、民主的局面。

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迁至首都马那瓜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马那瓜消息：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今天迁至首都马那瓜，同时公布该政府的内阁名单。

据报道，新内阁由尼加拉瓜各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的代表组成。其中，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托马斯·博尔赫斯·马丁内斯任内政部长，“十二人集团”的米格尔·德斯科托任外交部长，由于反对索摩查而被赶出国民警卫队的贝纳多·德拉·查罗斯任国防部长，“十二人集团”的华金·奇德拉·查罗斯任财政部长，文化部的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任文化部长。

自从国民警卫队十八日无条件投降以来，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部队从四面八方向进首都马那瓜，迅速占领了电信局、电台等一切战略要地，并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把政权交给民族复兴政府，而且表示索摩查家族的国民自卫军将继续执政，甚至要求国民自卫军将解降武装武器。然而，索摩查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企图在尼加拉瓜继续维持一个没有索摩查的索摩查政权，这不过是少数几个死心塌地地追随索摩查家族的派别的一枕黄粱。现在，桑地诺解放阵线的部队已开进首都马那瓜，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被迫投降。上台不到两天的临时总统乌尔库约也已逃亡国外。大势已去，索摩查家族在尼加拉瓜的残存势力在设法逃跑。在这个重大时刻，尼加拉瓜人民必将进一步加强团结，夺取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以争取国家的完全解放。

索摩查垮台后，但是索摩查的余孽，还企图作垂死的挣扎。索摩查逃亡国外后，临时接替总统职务的尼加拉瓜众议院议长弗朗西斯科·乌尔库约，不仅不按原计划

